

从西亚北非动荡看西方干涉主义新特点

何 兰

(中国传媒大学 传播研究院, 北京 100024)

[摘 要] 自 2010 年底突尼斯一些城镇爆发动乱, 进而引发所谓的“茉莉花革命”以来, 西亚北非诸多国家相继发生动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利用各种手段对动荡国局势进行干预, 再次证明了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本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西方干涉主义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值得国际社会警觉。

[关键词] 西亚北非; 干涉主义; 新特点

[中图分类号] D6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528 (2012) 08-0063-00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需求, 经常凭借其经济、军事优势, 以各种名义对别国发动战争。仅 20 世纪末以来, 就连续发生了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这几场战争充分暴露了西方大国对外奉行干涉主义的霸权主义行径。值得注意的是, 同上述历次战争相比, 近段时期西方国家对西亚北非国家的干预行动, 不仅再次证明了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本性, 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一、西方干涉主义新特点

第一, 以联合国的名义发动战争。与北约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便在 1999 年和 2003 年发动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形成鲜明对照, 2011 年西方国家对利比亚的战争, 是以联合国的名义发动的。美、法、英等国虽决意推翻卡扎菲政权, 但是为了减少国际舆论压力, 给其干预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 便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要求对利比亚实行制裁的 1970 号决议和准许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 1973 号决议, 为西方国家实施空中打击找到了借口。就在第 1973 号决议获准两天后的 3 月 19 日, 法国战机就开始了轰炸利比亚的行动。此后, 北约在长达 7 个月的时间内所开展的军事行动, 实际上已远远超过联合国的授权范围, 把建立“禁飞区”以保护平民的行动演变成以空中打

击为手段、彻底打垮卡扎菲政权的战争。

在叙利亚问题上, 西方大国提出多项建议推动国际干预。2011 年 10 月下旬, 法国外长朱佩称“一旦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相关决议, 法国及其盟友将立即采取军事行动”。^[1]11 月, 法国提出在叙利亚设立“人道主义援助走廊”的建议, 甚至考虑采取军事手段来保护人道救援物资的运输安全。2012 年 2 月, 法国又提出成立“叙利亚之友”组织。该组织在突尼斯召开国际会议, 却把叙利亚现政权排斥在外。同时, 西方大国还敦促和推动联合国安理会于 3 月 1 日发表关于叙利亚问题声明, 要求叙利亚立即停火, 并敦促巴沙尔政府允许国际组织向受困城市提供人道主义援助。4 月 29 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谴责叙利亚的 15 国提案。5 月 20 日, 奥巴马公然要求巴沙尔总统辞职。此后,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 巴沙尔已失去执政合法性, 美国已经在考虑叙利亚进入后巴沙尔时代的可能性。

在对科特迪瓦动武的问题上, 西方国家也特别强调联合国的授权。法国政府在宣布参与军事行动时, 公布了联合国和法国之间的来往信函复印件, 以证明是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要求, 法国才参与在科特迪瓦的军事行动。

第二, 英法同盟发挥了实质性的主力作用。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北约采取的历次军事行动, 无一不

是以美国为主导，而利比亚战争是个例外。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说，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是“北约历史上第一次不是由美国领导的行动”，行动中动用的资源“多数由欧洲的盟国、加拿大和北约在该地区的伙伴提供”。开战之初，美国空军参与了轰炸，随后便停止了直接行动，仅担任空中加油、通信联络和情报收集、监控等工作，并且把指挥权交给了北约。战争后期，美国才又决定派遣无人机参加行动。此外，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仅限于空中和海上打击而未派地面部队直接参战，法英两国则出动了武装直升机。大规模的持续轰炸不仅给利比亚政府军造成巨大损失，改变了地面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而且直接影响了政府军指挥人员的心理状态和判断能力，这对于反对派取胜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重视做阿盟和非盟的工作。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1973号决议，无疑是美、英、法等西方大国竭力促成的结果。但是此前，西方大国重点做了阿盟和非盟的工作。因为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在没有常任理事国否决的情况下，安理会的提案还必须获得至少9个成员国的支持才能通过。安理会除5个常任理事国外，还有10个非常任理事国。西方大国不仅征得南非、尼日利亚和加蓬3个非盟成员的支持，而且说服安理会唯一的阿盟成员黎巴嫩与美英法一同成为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提案国”，从而为提案的通过扫除了障碍。

然而，令阿盟意想不到的，这一设立“禁飞区”以“保护利比亚平民及其聚集区免受军事威胁”的决议，竟被西方大国利用，断章取义地变成了对利比亚宣战的联合国“授权”。以至阿盟秘书长穆萨立即于3月20日公开批评西方多国联军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甚至缺席3月29日在伦敦召开的关于落实利比亚禁飞区决议的国际会议。

在对待叙利亚问题上，西方大国也是威逼、利诱双管齐下，挑唆、利用阿盟内部矛盾，达到其推翻巴沙尔政权的目的。随着叙利亚局势持续恶化，2011年8月，阿拉伯国家最终打破沉默，公开谴责巴沙尔政权的暴力镇压。卡塔尔不仅率先召回其驻叙大使，并通过利比亚“过渡委员会”向叙反对派提供武器和资金保障。沙特、科威特、巴林、摩洛哥等国也相继召回驻叙大使。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甚至公开呼吁巴沙尔“考

虑国家利益”，应该选择辞职下台。^[2]2011年11月16日和27日，阿盟相继通过对叙制裁决议，中止叙的成员国资格；停止与叙的金融交易；冻结叙在阿拉伯国家资金；停飞往返叙的班机等。12月17日，阿盟以将叙利亚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相威胁，迫使叙利亚签署有关向叙派出阿盟观察团的协议。作为阿拉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阿盟引入外部势力干预本地区事务、制裁成员国的做法实属罕见。

第四，全力扶植反政府力量。从利比亚动乱之初到卡扎菲政权垮台，伴随整个战争进程的是西方从无到有地扶植起一支反政府力量。西方深知，聚集在利比亚东部的反叛者是一盘散沙，一些人甚至不知道如何使用武器，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不可能与卡扎菲政权抗衡。为了培植能够取代现政权的反对派势力，西方可谓不遗余力。3月中旬，当卡扎菲派往班加西镇压反叛者的利比亚政府军到达离目的地仅有20公里的地方时，法国外长朱佩紧急前往纽约，经过多方努力，最终说服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授权动武”的第1973号决议。随后，法国抢先派出战机对政府军实施大规模轰炸，有效地阻止了政府军的进攻，及时挽救了这支反政府力量。与此同时，英法等国对反政府武装人员进行强化训练，并且提供了大量的现代化武器和通信技术设备，其特种部队以军事顾问的身份对反政府武装的行动进行策划和指挥协调，使得反对派武装由分散到整合，由弱到强，逐渐成为能够在同政府军作战中节节取胜的颇具战斗力的部队，并最终帮助反对派力量于2011年8月中旬攻占首都的黎波里，导致卡扎菲政权的彻底垮台。

叙利亚政局发生动荡后，法国决定向土耳其和黎巴嫩派遣军事教官，为叙利亚国内反政府武装“自由军”提供培训。美驻叙大使罗伯特·福特还亲自前往哈马市与反对派当面对面接触，并走访医院慰问受伤的抗议者，被舆论指责为“对叙利亚内部事务进行赤裸裸的干涉”。^[3]法国、英国还与土耳其达成协议，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并且与美国协调行动。2012年2月底，叙利亚“自由军”披露，从法、美等国获得了防空导弹等武器援助。

第五，利用各种手段配合军事打击。西方国家充分利用经济、情报信息、传媒、外交、国际司法等手段，密切配合军事打击。例如，为了颠覆利比亚政权，

冻结了卡扎菲家族及其政要的海外资产，封锁利比亚政府的石油出口，实行武器及其他战略物资的禁运，对利比亚进行经济上全面制裁。以中情局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情报工作无孔不入，大量的情报人员在开战前便进入利比亚各地，以更加全面、精密的情报确定卡扎菲及其政要的住所和重要军事设施，引导空袭，救助遇险的飞行员，指导和培训反政府武装力量，为整个军事行动提供关键性辅助。西方媒体通过现场报道、网络和微博传播等方式，极力夸大卡扎菲政府的困难和分崩离析的处境，为反政府势力摇旗呐喊，出谋划策，为西方进行军事干涉披上正义性、合法性外衣，以引导社会舆论，争取民心，孤立卡扎菲政府。因此，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西方世界几乎听不到反对的声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相继承认反政府的“全国过渡委员会”并同其互设办事处，借此分化瓦解卡扎菲政府、策反其政要。随着军事打击的深入，国际法院也被美国所利用，适时地对卡扎菲及其政权的核心人物发出逮捕令，以发挥其杀一儆百的威慑作用。

尤其是有着西方背景的社交网站，对阿拉伯世界的局势动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突尼斯、埃及等国家的动乱，最初都是通过互联网和微博网站发布和传播动员令，继而进行大规模有组织的反政府活动。“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等著名社交网络均与美国政府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美国《福布斯》杂志称：“突尼斯是阿拉伯世界中第一个由崛起的公民力量、更确切地说是网民推翻现政权的国家。”^[4]埃及的动荡表面上看是一场年轻人自发的、真正民主的革命，但穆巴拉克下台仅几周时间，“推特”上的年轻人便烟消云散。

西方大国对待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态度自始就格外强硬，先是口头谴责，随后便很快诉诸制裁等行动。2011年4月29日，奥巴马下令冻结叙利亚部分官员的海外资产及美叙间的部分金融交易。制裁对象从巴沙尔的弟弟、叙共和国卫队司令兼叙陆军第四旅旅长马希尔和叙情报总局局长马姆鲁克等政府的支持者扩大到包括叙总统巴沙尔、副总统沙雷、总理萨法尔以及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在内的7名叙政府高官。为了断绝叙利亚政府的财政来源，美国和欧盟还相继签署了对叙实行石油、天然气、武器、技术禁运和禁止对叙进行投资的法令。

第六，直接插手动荡国家的政治安排。西方普遍认为卡扎菲是专制独裁者，利用卡扎菲决定派兵镇压反对派之机大造舆论，以保护利比亚广大平民免遭卡扎菲军队的屠杀为由，采取军事打击的手段，强行推行西方的“民主化”。法国曾提出，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利比亚必须建立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领导机构，并对“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成员构成提出基本原则和主张，多次撮合各方代表在巴黎举行会晤。英国政府则帮助反对派组织“全国过渡委员会”制定宪法草案，影响利比亚未来的政治设计与安排、对外政策的制定等。

早在2011年3月，法国就暗中支持叙反对派“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法国外长朱佩多次会见该组织的主席布朗·加利温并明确宣布，法国视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为“合法对话伙伴”，为其未来在叙利亚的政局中发挥主导作用做好了铺垫准备。法国在宣布正式承认“全国委员会”两天之后，便向叙利亚政府施加压力，促使政权更换，提出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下台的要求。2012年2月24日，“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在突尼斯召开，美、法、德、土耳其、阿盟、非盟、欧盟以及联合国等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出席。会议公开承认“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是叙利亚“公正与民主”的代表；号召叙利亚各反对派整合力量、加强团结；呼吁其他国家援助叙利亚反对派，以推翻巴沙尔政权。^[5]

二、西方干涉主义新特点形成的原因

在西亚北非动荡中，西方干涉主义的新特点及其折射出的“人道主义干预”发展趋势，反映了国际局势发展及国际关系的走向。剖析西方干涉主义新特点的形成原因，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并把握国际干预模式的发展、演变规律，在未来可能遭遇的国际干涉中有效地排除干扰，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北约于1999年发动的科索沃战争，是打着“人道主义干涉”的旗号，并没有得到联合国的许可。2003年，美国总统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不仅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甚至连美国的重要盟友法国和德国等西欧国家也始终持反对态度，由此造成北约内部的矛盾和分歧。由于缺少联合国的授权，这两场战争的合法性始终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美、英

等国的国际声誉和形象也因此大打折扣。在西亚北非动荡中,西方大国实施“巧战略”,以“人道主义危机”和“保护的责任”等为借口,力图通过联合国得到某种授权,使其干涉行动披上“师出有名”的外衣,从而达到推翻被干预国原有政权、扶植亲西方新政权、维护西方战略利益、构筑有利于西方的国际关系新秩序之目的。其本质仍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第二,美国退居二线的原因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已使美国深陷泥潭,难以自拔,国内经济困难重重。奥巴马上台时就承诺改变小布什的国际战略,尽早结束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已逐步从这两个战场上撤军。美共和党乃至民主党内部都有反对美国对利比亚动武的声音,国内舆论压力有增无减。有的议员曾公开表示,要以“没有经过国会授权就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为由起诉奥巴马。美国若再开辟利比亚等新战场,不仅经济和军事负担过重,而且2012年大选临近,在此关键时刻,奥巴马绝不愿意因利比亚问题影响自己的政治前程。种种因素,导致奥巴马对利比亚等国进行干涉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把北约推向前台,自己退到幕后。当然,美国把军事指挥权移交北约,绝不意味着完全从利比亚脱身,而是仍然掌握着对北约的控制权和主导权,并利用北约扩大其“防务范围”实践,使其在未来更有效地充当美国霸权主义的打手和工具。

法英等国不惜冒着极大的政治和安全风险,对发生动乱的国家诉诸武力的做法,除了牟取本身的地区利益外,更重要的是为显示其大国地位和欧洲事务的主导权。面对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尤其是新兴力量迅速崛起、影响力不断扩大,欧盟大国担心其在西亚北非地区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有一种战略“焦虑症”,故该地区发生动荡后,便乘机进行干涉,试图以此掌控该地区局势朝着对己有利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法国在利比亚问题上充当急先锋,与萨科齐个人的政治命运密切相关。萨科齐欲竞选2012年总统连任,但由于在内政问题的处理上政绩乏善可陈,致使其在民意测验中支持率持续下滑。因此,萨科齐需要以强化外交手段来扭转不利局面,于是便转向在利比亚问题上“争分”,希望以此显示法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赢得国内民众支持,为2012年竞选连任增加资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科齐最后在

大选中败北,不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三,西亚北非国家大多是阿盟和非盟成员,基于这一点,美国等西方国家早就意识到,对这些国家实施干预行动时,能否得到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支持至关重要。因此,美英法等西方大国领导人,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做阿盟和非盟的工作,威逼利诱它们参与或者默许,以便使其采取的干涉行动带有阿盟和非盟色彩,不至于像攻打伊拉克和阿富汗时给人留下与伊斯兰世界为敌的印象。西方大国对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动荡国家采取的干预策略是:支持、怂恿反对派街头闹事,待事情闹大变为骚乱后,又以制裁等手段向当局施加政治压力,使其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最终把“独裁者”赶下台。

中国始终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其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任何国家不能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对其侵犯和破坏。这既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根本保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一直宣扬人权高于主权,借口维护其所谓的民主、人权任意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疑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精神,破坏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西方大国在西亚北非动荡中呈现的干涉主义新特点,向我们提出了重要的警示:强力推行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是导致世界长期动荡的重要原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增强,对世界的影响力仍在继续;弱小国家主权和安全更加难以保障;世界多极化趋势面临严峻挑战;国际局势和我国的战略环境更加复杂多变。

参考文献:

- [1] France Calls for Tough Sanctions on Syria[N].The Telegraph, 2012-01-10.
- [2] Mark A. Heller. Syria and the Arab League: Moral Censure and Identity Politics[N].INSS Insight, 2011-11-16.
- [3] Nada Bakri. American Ambassador to Syria Visits Focal Point in Uprising[N].The New York Times, 2011-07-07.
- [4] Jeffrey Carr.In Tunisia Cyberwar Precedes Revolution[N].The Forbes, 2011-01-15.
- [5] Clinton Calls for Allies of Syria to Unite[J].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12, (2).

责任编辑:鲍莉炜